



□ 谢鸣

记忆中的州庆盛典

如今我已年逾八旬,鬓边染霜,是旁人眼里的祖母辈老人了。可每当想起七十年前,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在镇远成立的那场盛会,那些鲜活的画面便会像老电影般,一帧帧在脑海里回放。

一九五六年的夏天,我还是个扎着羊角辫眼睛圆溜溜的十岁小姑娘,嘴里总叼着一根甜丝丝的棒棒糖——说起来,我家就是做这个营生的!穿着洗得发白的短裤褂,踩着脚趾头磨破的布底鞋,我在镇远的街巷里蹦来跳去,真个是不知愁滋味。那时候没有暑假作业,潯阳河就是我们的天然游乐场。东峡电厂还没建,河水浅浅清粼粼,河底鹅卵石清晰可见。河水被太阳晒得暖烘烘的,我们整天泡在水里扑腾,把河道当成了天然专属泳池。

玩得肚子咕咕叫了,就冲回家添碗米饭,就着酸菜狼吞虎咽地填饱肚子,然后又兴冲冲地扎回河中,继续我们的水上大冒险。尽管那时候物资挺匮乏的,但我们的暑假过得那叫一个惬意、幸福,整日无忧无虑!

孩童们在街巷里蹿进蹿出,在河水中肆意疯玩,没留意大人们都在有条不紊地忙一件大事——筹备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成立。

我家的老屋就坐落在镇远城里的二牌河边,正对着现在的县委大院,紧挨着禹门码头的东侧。那是一栋两层临河的木房子。那时候,整条街的屋子清一色全是木结构,间杂着几座带高大封火墙的簪子房,在木屋群中格外醒目。

节日的准备工作首先是搞清洁卫生。家家户戶从自家小石梯下到潯阳河里挑来清清的河水,洗刷临街的屋面。大人们用竹筒水枪往板壁上喷水冲刷洗涤尘埃,街沿两边遮盖水沟的大青石板冲洗得溜光锃亮。还有专人跑来检查卫生,可认真啦!接着,大家就欢欢喜喜地挂起国旗来——那时每家都备着一面国旗,每逢国庆、元旦肯定要升挂,更别说成立自治州这样天大的喜事了,那更是户户国旗飘扬、对联鲜红、灯笼高挂,一片喜气洋洋!

街对面,州委和州政府大门口,立着两

座气派十足的大牌坊!大家先利索地用竹竿搭好架子,接着从山上砍来绿油油的柏树枝和柔软飘逸的鱼藤草,一层一层仔细地绑上去、装饰好。一转眼,鲜红醒目的对联也贴上了。牌坊周身还挂满了手扎的各色纸花,就像是一个个孩童喜悦的笑脸。记得州委门口那座牌坊上面还盘着栩栩如生的五爪金龙彩灯,样子很威武喜庆。房檐上,一串串大红灯笼高高挂起,随风轻轻摇晃。整条古城街都热闹起来了!鲜红的过街横幅拉满街头,临街的墙上贴满了红纸贺词,墨水的香味飘得到处都是。放眼望去,到处亮闪闪、红彤彤的,满街笑语杂沓,喜气洋溢。

我家也从里到外彻底收拾了一遍,所有床铺换上干净床褥,家里囤了许多粮食,用来招待乡下赶来凑热闹的众多亲戚。当然,全城的家家户户,都在忙碌做着同样的筹备工作。

虽然那时候年纪还小,不太明白这件大事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但那种比过年还要热闹和开心的气氛,真的让我们这些小孩心里充满了期待,兴奋得不行!

还没到七月二十三,四面八方的各族乡亲们早就涌进了镇远这座小城,光是我家,就一下子住进了从台江、三穗、施秉赶来的亲戚二十多人,床根本不够睡,只好在二楼地板上打地铺凑合。做饭都得用上大灶台、大铁锅,可把奶奶和妈妈忙坏了。亲戚们都说,为了能赶上这场热闹、参加这个盛会,大家早早安排好了家里的衣活,自己带着米和菜,大老远跑过来,就是为了亲身感受这次庆典的欢乐!

大人们忙着迎来送往、招待宾客,也放开了对我们小孩子的管束。我们便满城到处穿街跑巷,兴奋得如同采了蜜的蜜蜂,专往人最多最热闹的地方钻。街上简直是人流如潮,新大桥两头挤得水泄不通,小孩子们挤在人堆里一身汗水湿透!城里到处欢声笑语、锣鼓喧天,悠扬的芦笙、高亢的喇叭声此起彼伏、交织起落。街上到处都是小吃摊、杂货摊,国营百货公司、贸易公司里人来人往,摩肩接踵。记得禹门码头边上,两分钱就能买一碗米豆腐,一分钱一个油炸粑

久别重逢的姐妹。哨响之后,篮球不是被抛向空中,而是被双方一同抱在胸前,开始一场热烈的争夺。然后,我们跑了起来。笨拙地追,认真地抢,不到三分钟,我便气喘如牛,胸腔里擂着鼓。可奇怪的是,一种久违的轻盈也随之升腾。球场边,没有人苛责你的失误,只有此起彼伏的呐喊:“加油!媒体‘姑妈’!”陌生的乡亲递来的全是毫无距离的鼓励,像这山间的风,不问来处,只要你此刻站在这片土地上,便是自家人。

抢到第一个篮板球时,我几乎不敢相信。反身抱球,撒腿往对方篮下飞奔,耳畔是排山倒海的助威声,那一刻我恍然回到13岁的操场。可到底岁月不饶人,年轻的雷山姑妈身姿灵活,稳稳拦住我的去路。我奋力歪身投篮,未进;再抢,再拦;把球交给云南红河融媒报刊部副主任朱薇,雷山姑妈们立刻“围攻”而上。混乱中,新疆博尔塔拉融媒副主任葛慧慧接应,抬手,球划出一道倔强的弧线——投中2分。我们尖叫着蹦起来,像一群得了糖的孩子。那一刻,心跳与快乐都纯粹得让人想落泪。

整场比赛,我一球未进。云南普洱融媒副总编马永睿笑得前仰后合:“韦总雄赳赳地一路杀将过去,气势如虹,可惜最后投了个‘翻山’。”我笑着应道:“没办法,我的篮球是语文老师教的。”那是一种久违的、不计得失的欢喜。返程的中巴车上,大家翻看群里的视频,每一帧都引发一阵大笑和热议,仿佛我们不是刚结束一场体力透支的比赛,而是刚从一场盛大的节日里走出来,余温还烫着指尖。

那次,我久欠未能入睡。窗外是沉沉的苗岭夜色,我心里却亮着一团火。太久没有这样不计结果地奔跑了。城市里的人生,被标准切割,被结果衡量,被输赢催促,我们在规则的网格里亦步亦趋,渐渐忘了松弛的滋味,忘了尽兴的本能,忘了快乐可以不需要理由。

而这片乡土地上的“姑妈”们,用一场不讲究的球赛,告诉我另一种活法:最高级的快乐,不是精益求精的胜负,而是包容万象的松弛;是人人可参与的善意,是团圆相聚的暖意,是不拘一格的对生活的赤诚热爱。

一次“姑妈”的体验,一场山野的奔跑,一程心灵的照彻。我把那粒未进的球,永远留在雷山的篮筐下;却把整座山的风、满寨的笑,装进了行囊。从此,再走任何一条路,我都记得,在黔东南的某个午后,我曾被一群陌生人,唤作“姑妈”。

粑,两分钱一碗糖稀饭,五分钱一碗酸菜粉。那些儿时的美味小吃,如今回想起来,依然让人忍不住咽口水。四面八方赶来的乡亲,如果没有亲友可以投奔,花五分钱买一碗酸菜粉、一分钱买一个油炸粑粑饱腹之后,街边屋檐之下和衣席地,便也可以安稳过夜。其时,政府还在城中多处设置免费饮食供应点,供远道而来的乡亲们取用。

当时城里好几处地方都在放映露天电影:一处在师范学校(今城关三小前方的广场),一处在头牌大工场,还有一处,就在吉祥寺上方的泥湾塘沙滩上。那时放映的影片有《天仙配》《翠冈红旗》,我至今记忆深刻。银幕上黄梅戏的旋律婉转响起,河滩之上、银幕前后早已坐满了围观的人群。有人自带小板凳,坐在浅浅河水里观看银幕里的故事,双脚泡在清凉的河水中;河道里,还有刚刚卸完粮食的木船,船上或一家或几户人家,泊在岸边抬头观影。这般情景,恰似鲁迅先生笔下《社戏》里的桥段,鲜活又动人。

沙滩的另一端,新大桥之下的河滩上,还坐满了来自邻县的山歌班。他们受邀专程来到镇远开展山歌对唱,一连对了七天七夜,精彩纷呈、难分高下,当真是空前的山歌盛会。银幕后面的沙滩上,苗族青年们摇马郎、唱飞歌,高亢嘹亮的苗族飞歌,飘绕在河两岸。跑马和斗牛比赛是安排到大菜园现在的镇远二中一带,围观群众的喝彩声、欢喊声此起彼伏、震天动地。

盛会期间,我生平第一次亲眼见到了贵州省歌舞团的专场演出。在大工厂的舞台之上,灯光雪亮,三位身着精美苗族服饰的女演员手牵着手,高唱苗族飞歌。那尖脆的高音直冲夜空。整场演出里,我记忆最深的,便是歌唱家乡贵州的曲目——《贵州好》《脸皮薄不好说》《好久没到这方面》,以及欢乐的苏联舞蹈《库班河上风光好》。在我当时的眼里,这便是世上最好看的表演,让我们大饱眼福。看完演出,一伙娃娃余兴未消

锦绣黔东南 奋进新时代·辉煌70年



□ 杨倩

七秩风华 与州同庚 ——写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暨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办学70年之际

1956年7月23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在镇远宣告成立。是年冬天,自治州的第一所农业学校也在凯里城东的“野狗冲”破土而出。一所学校和一自治州,同年诞生,沐浴着党的民族政策光辉,走过了七十年的风雨雨露。

这七十年,黔东南筚路蓝缕,艰辛创业。大山阻隔,基础薄弱,自治州成立之初,全州很多村寨还处在刀耕火种的状态,全州地区生产总值仅1.26亿元。但自强不息的苗侗人民硬是用肩膀扛、用双手挖,凿通了出山的公路,架起了跨江的大桥,把闭塞的山窝窝一步一步变成开放的黔东南。如今,高速路网穿山越岭,村超、村BA、村T火爆出圈,苗侗山货走出大山,绿水青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金山银山。

这七十年,学校弦歌不辍,矢志办学。农校初创,几间瓦房就是全部家当,教材靠手刻蜡纸,实验在树荫底下进行,师生们点着煤油灯备课,在泥地里做测量。两年后,黔东南州卫生学校诞生,创立之初附属医院的50张病床既是病房也是课堂。1960年,黔东南州财经职工培训学校招收第一批学员,教室里传出的算盘声噼里啪啦,清脆利落。1986年,黔东南州民族林业学校开办,师生们走进深山的林场,把杉木的生长周期算了又算,把轮伐期的方案改了又改,让黔东南的林业从“砍了就没”慢慢走向“砍了还能长”。就这样,四所学校先后在黔东南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一所教人种地,一所教人看病,一所教人算账,一所教人守山。四个不同的方向,却有着同一个目标——让黔东南的老百姓日子过得更好。日子向前,时代在变。终于,2001年8月,四校合并,正式组建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四条溪流,在这一年汇入了同一条河。

翻开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院志,70年前的黑白照片里,一群年轻人朝气蓬勃站在简陋的操场上,面带微笑。老照片的前一页,彩色合影里的年轻人站在崭新的实训楼前,脸上依然带着微笑。两

就在禹门下面有一句没一句地模仿唱腔、舞姿。更难得的是,这些动人优美的旋律,伴随了我们整整一生,直到如今,有些乐句还时常会在心底悄然响起。

七月二十三日,自治州成立庆典大会在头牌大工厂隆重召开。露天会场人山人海,欢呼声与期待的目光交织在一起,气氛热烈非凡。我们挤不进去,只远远地看到主席台上也坐满了各级领导和嘉宾。大会场的人们神情庄重。只听到大喇叭的雄浑声音回响在会场上空,播报着大会的进程和重要讲话,那声音如同洪钟般穿透云霄,震撼人心。

大工厂庆典会结束后,欢庆大游行随即开始。各县的代表团员们都身着各色民族服装,组成整齐的方队参加游行。民族服装上绣着精美的图案,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展现各民族文化的绚丽多彩。镇远军分区军乐团在队伍前面,乐团演奏着催人振奋的进行曲,铜管乐器熠熠生辉,引领着游行队伍稳步前行。雄壮的军乐长啸轰鸣着直上云霄,被石屏山遮挡,又传来阵阵悠远回声,久久回荡在整个喧闹小城的上空。行进的队伍中,一排排大小芦笙齐鸣,声音悠扬而欢快,仿佛山间清泉流淌。身着苗族、侗族精美盛装的姑娘们,踩着芦笙节拍翩翩起舞,她们的舞姿轻盈优美,银饰叮当作响,如同仙女下凡。周围围观的来宾被这欢乐场景感染,纷纷自发加入队伍,与表演者一同起舞欢庆,笑声和歌声汇成一片。看到队伍里载歌载舞的演员花枝招展,年幼的我们满心惊诧与羡慕,大概这也算是我们那一代人最早的“追星”了吧。

整座古城,从街道到广场,都沉浸在鼓乐喧腾的欢乐海洋之中。彩旗飘扬,灯火辉煌,人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一刻,民族传统与时代新风交融,各族团结与满心喜悦共生,为这个特殊的日子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的这场空前盛典,至今已经过去七十年,当年的孩童,如今也已成为垂暮老人。七十年前的盛大景象,于我而言依旧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如今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数百万各族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正大踏步向着现代化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坚信,未来的黔东南,一定会更加繁荣昌盛,幸福美好。

□ 刘发明

沁园春·贺黔东南州成立七十周年

苗岭巍巍,侗寨悠悠。七秩峥嵘。昔荒山僻茅椽蓬户,悬崖仄径,路险难通。冬去春来,沧桑巨变,精准扶贫策有功。凝眸处,看家家用电,百业兴隆。

斑斓画卷恢宏。有笙箫银裳映碧空。喜巴沙枪手,雄风犹劲;肇兴花巷,礼信承宗。长宴开排,清江放棹,生态家园贵客拥。抬望眼,锦绣山村美,欣举牛觥。

□ 潘忠胜

走在路上 (组诗)

马路
我站在马路边上。看着
栏杆外的茅草

多年前。还是这个位置
我脚下,不是混凝土
是泥水
路边,也不是栏杆
是荆棘丛
我背着柴,站在这里
就想着,什么时候会有一条好路
这样,就不用我栽头了

路,真的通了
我开车,从一个村子经过另一个村子

路边,有一辆三轮车
车上装着,稻谷
曾背驮三四百斤谷子的马
如今,在吃着草

印子
我穿着雨鞋去,上学
常倚在路边小树
用枝条刮去鞋上的泥巴

找个水坑,踩进去
双脚相互磨着、擦着
再抬起来,就明亮了
我踩在新的泥巴上
一对有花纹的鞋印
被拓了下来

有了大路
每每从小路汇入
我撑着栏杆,找一片杂草
蹭掉鞋上的泥浆
觉得干净了,便踩在硬化路上
没蹭掉的,便按我鞋面的花样
排列着

泥土拓了几千年,存了千万个脚印
想必没料到,绵长的车轮印
也会出现在它的拓纸上

它拓下的,印子
硬化路复制了下来
这一次,只用了
七十年

□ 王应美

山海寻梦 照亮山乡

站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的节点回望,我十几年的求学路,正是家乡发展变迁里一束微小却坚定的光。我生在雷山县达地水族乡的大山里,蜿蜒的山路、泥泞的乡道,曾是我求学路上最沉重的注脚。

作为留守儿童,我的求学路从没有平坦可言。每次开学前,爷爷奶奶没车,只能提前央求村里有摩托车的乡亲们去赶集时,帮我把我的行李箱提前好几天拉到离家七八公里远的乡里——有时放在卖衣服的表姑家里,有时又放在卖五金的表叔叔家里,有时又放在卖米粉的表姑家里……开学那天,我还要背着沉甸甸的书包,沿着坑洼的山路走一个多小时,才能赶上前往县城的班车。放假时更难,每次都是乡里做生意的叔叔伯伯们心软,骑着摩托车送我回家。这一路的跌跌撞撞里,是父母在外打工的血汗钱托举着我,是乡亲们的善意温暖着我,而我能做的,只有攥紧手里的课本,拼尽全力往前跑。

义务教育的那些年,奖状和奖金是我对抗困境的底气。每次月考、期末考试,我都咬着牙往前冲,一张张奖状贴满了老家的土墙,一笔笔奖金攒起来,能帮爷爷奶奶分担一点家用,也能让在外的父母少一点牵挂。凭着这股不服输的劲儿,我考上了黔东南州民族高级中学。高中三年,国家助学金像一束光,照亮了我继续求学的路,让我不用再为学费发愁,能安下心来埋头苦读。高考结束,我选择了师范专业。本科四年,助学贷款帮我圆了大学梦,国家助学金又一次次为我减轻负担。那些泡在图书馆的夜晚,我心里始终装着一个念头:回到大山里去,做一束能照亮别人的光。

2023年7月,我顺利毕业;8月底,我背着行囊回到了母校——达地民族小学,成为一名乡村教师。站上讲台的那一刻,我终于明白,我走了十几年的求学路,终点从来不是走出大山,而是带着所有的温暖与力量,回到这里。工作的两年三里,我不仅还清了助学贷款,还帮父母还了家里的贷款。曾经被生活推着走的山里女孩,终于有能力为这个家撑起一片天。

如今,我站在三尺讲台上,看着台下和我当年一样眼神清亮的孩子们,总会想起自己求学路上的那些光——父母的血汗、乡亲的善意、国家的帮扶。我会把这些故事讲给孩子们听,会在他们赶不上车的时候,骑着摩托车送他们回家;会在他们为学费发愁的时候,告诉他们读书的路永远有光。我想把自己曾收到的温暖,全部传递下去,点燃更多山里孩子心里的希望之火。

□ 惠兰

我在黔东南当了一回「姑妈」